

安娜 与国王

〔美〕伊丽莎白·汉德著
裘 因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ANNA
AND THE KING



安娜 与国王

〔美〕伊丽莎白·汉德著

裘 因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娜与国王/(美)汉德(Hand, E.)著;裘因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7

ISBN 7-5327-2536-7

I. 安... II. ①汉...②裘... III. 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5783 号

Anna and the King: Novelization

Copyright © 1999 by Elizabeth Hand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0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Yi Wen Chu Ban Sh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USA)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0-427 号

安娜与国王

[美]伊丽莎白·汉德 著

裘 因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625 插页 3 字数 140,000

2001年7月第1版 200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0,100 册

ISBN 7-5327-2536-7/I·1478

定价: 10.40 元

—

她是我一生中遇到的第一位英国妇女。我觉得她对世事的了解超过任何人。

几周来,雨季的风犹如即将到来的暴风雨,一直在低诉着她的来临,直到她的名字好像风声与雷声一样持续地在我们的梦中再现。有人欢迎即将来临的雨水,而另一些人则害怕洪水肆虐。她还是来了,就像秋天的雨,一旦来到我们中间,就无法阻止她。

请理解,当时我还是个孩子。十二岁,我父亲在他父亲让他掌握我们国家的军队、马队、象队、穿着金色与深红色制服的弓手和步兵队伍时,就是这个年纪。但我不是我父亲,在那些令人激动的日子里,无论我以何种面貌来处理世事,暗中我仍觉得自己是个孩

予,尽管是国王的儿子。因此,同我们的老师一样,我没有觉察到她在来到我们宫中神圣的飞地之前,在她答复了我父亲的信件后的几个月中所持有的猜疑心情。

过了许多年之后,我才开始懂得她当时有多勇敢。她当时感到有多孤独。

一位英国妇女……我一生中遇到的第一位……

英国纪元,1862年2月26日

曼谷,大王宫

致安·利奥诺温斯夫人:

夫人:

我们衷心地感到高兴和满意,您愿意来教育我们心爱的王室子女。我们希望您在教育我们和我们的子女时会尽力传授英语、科学和文学知识,而不要让他们皈依基督教,因为佛的信徒同基督的信徒一样,非常了解真理和美德的力量,他们渴望熟悉英国语言文学,而不是新的宗教。

我们恳请您来我们王宫对我们和我们的子女尽力。我们希望在暹罗船“乔皮亚号”回航时在这里见到您。

我们已经发信给威廉·安德森先生和我国驻新加坡的领事,委托他们为您和我们作出最好的安排。

请相信我,

您忠实的

(签名)S.S.P.P. 马哈·蒙库特

弗拉·乔姆·克拉奥,拉玛四世陛下

孟买曾经是个白日梦——炎热的天气,缤纷的色彩,甜得腻人的胡芦巴味,溅出的姜黄粉将她手指染得黄橙橙的。太阳像揉成

团的花朵，在人们头顶上闪耀着光彩。她在那里逗留的时间，也像白日梦一样，很短。当时她置身于该市的英国领地更大、更安全的长长的下午梦中，那里散发着薄荷味的茶香以及嵌有葡萄干的烤饼香味，这些烤饼是安娜亲自烤制的，因为她丈夫爱吃这种食品。

曼谷不是白日梦。确实，当她坐在“纽卡斯尔号”船的房舱中时，她根本无法想象能在这里睡觉。在椭圆形的小窗外面，人声鼎沸——船首尖尖的独木舟在港湾中拐弯时船夫们的呐喊声、岸上男女的叫嚷声，还有所有这些人头顶上掠过的海鸥以及比较怪异的飞鸟的尖利的指责声。千百人的尖叫、哄笑、歌唱、叫卖和逗乐声，此起彼落，融入了东方人各种抑扬顿挫的语言：汉语、马来西亚语以及高棉、老挝、爪哇的各种方言。

当然，还有暹罗语。

安娜心事重重，第一百次抚平着她那绸衣裙的无数褶皱，然后拿起放在她身旁床上的那封信，信封上盖着暹罗王宫的深红色的印章。她将信打开，小心地展开了里面的信纸。黑色的墨水印在厚厚的米色信纸上，那些英文字母都写得很端正。

致安·利奥诺温斯夫人：

夫人：我们衷心地感到高兴和满意，您愿意来教育我们心爱的王室子女……

* * *

她双眉微蹙，将信又看了一遍，然后用手指在信纸上抚摸了一遍，想从那些话语中猜到正式邀请以外的某种意义。而且，的确，她几乎觉得她能够感受到他的存在，在那弯弯曲曲、墨色很浓的大写字母中，在对读者宣判似地在每个句子结尾写上句号时鹅毛笔戳在纸上所留下的小洞中。

“利奥诺温斯夫人？”

有人急促地在敲她的舱房门。安娜咬着嘴唇，将头抬了起来；她敏捷地将信摺好，放回到信封中。她站起身来，用手捋了捋发式整洁的头发，然后将手掌放在双颊上，很烫，眼角还噙着泪水，这是她害怕的心情表现出来的唯一的迹象——啊，是的！——她一个人呆在这里，离开她曾称之为家的任何地方有上千英里，简直令人感到恐惧，而且不能责怪任何人，只能怪她自己——也许，还有那个写放在床上的那封信的人。

她闭上了眼睛，蒙西曾教过她，这样可以镇静下来并树立起信心，然后深呼吸了一下。“请进，”她以低沉而平静的音调说道。

门打开了。那里站着奥顿上尉，身旁还有一个年轻的船员。

“利奥诺温斯太太，我担心潮水是不等人的。即使对您也是如此，”他带着豪爽的微笑补充了一句。

安娜强作笑容，以示答礼。“谢谢你，上尉。你对我真是耐心之极。”

“我真不应该让您在没有护卫的情况下上岸……”

ANNA
AND
THE
KING

上尉朝着房门做了手势，安娜就匆匆地走了出来，裙子发出沙沙的声音。“没事的，”她说，抬起了下巴，蓝灰色的眼睛朝他扫了一下。“你该知道得很清楚，上尉，我不是你们的一朵枯萎了的英国玫瑰！我在印度呆过好多年……”

上尉摇摇头，在她身后凝视着昏暗、狭长、走廊式的下甲板。“这不是孟买，就此而言，甚至不是新加坡。这里要……原始……得多。”

“正因为如此，我才来这里的，”安娜反驳时表现出的信心超过了她内心的感觉。但是当她登上楼梯，朝上甲板走去时，她瞥见了奥顿上尉钦佩的目光，而且知道——至少是在当时——她让他信服了。

她沮丧地想道，如果我能让自己信服，那该多好。但是，她的

决心还没来得及动摇,就已经走上了甲板,顿时阳光普照,那些不和谐的人声向她袭来。其中还有她那十岁的儿子路易斯的声音。路易斯正站在栏杆旁的一圈绳索上,望着一群码头工人在摆弄一个笨重的滑轮起吊装置。他们想提起放着纸板箱、行李和家畜篮子的装盘,突然绳子断了。装盘掉到地上,放在里面的东西滚得满地都是,于是工人们边喊,边跑。

“妈妈!”路易斯激动地指着那边。“妈妈,来看啊!我想他们压死人了!”

安娜匆忙走过去,一眼望下去,成百的人都在继续干着自己的活儿,没受到那场事故的干扰。如果他们确实压死了人,好像也没人注意似的。“站在栏杆边上要小心点,宝贝。”路易斯敏捷地朝她一笑,她的心肠就软了,因为在他深深的蓝色眼睛中,安娜看到了他父亲的形象,她那已故的丈夫。“毕比和蒙西在哪里?”

路易斯转过身来,指着一个五十来岁的印度妇女费劲地提着一只沉重的箱子的地方。“毕比在那儿……”

“毕比!蒙西,”安娜喊道。“把东西拿好!我们该上岸了。”

那个急匆匆的、矮小的印度妇女忙乱地从甲板上走过,一边将她那快要挂到竹鸟笼上的橘黄色莎丽服^①的皱褶塞好。在她身后,一个留着胡须的男人怒视着身边走过的搬运夫。

“喂,先生!”他喊着,从那个一脸茫然的搬运夫手中抢过一张维多利亚女王的小肖像。“请你表示一下尊重!”

另一个搬运夫拎着装着安娜的一些名贵瓷器的板条箱蹒跚而过。“那些是传家宝!”安娜喊道。“请尽量小心一些……”

毕比匆匆地走到安娜身旁,突然停下来从一堆行李上取下一个很大的旅行包。“什么样的文化会让一个体面的妇女在这种倒霉的地方自己照料自己?”

① 莎丽服(sari),为印度妇女用整段的布或绸披肩裹身的服装。

“我完全同意，毕比，”她丈夫答道。他坚定地望着安娜。“我认为我们应该等到王宫有人来时再走。”

安娜摇摇头。“不。如果他们要来，蒙西，他们早该到这里了。再说，船就要起航了……”

“我的主意是对的！”蒙西嚷道。

安娜没有理他。她一手抓着新加坡的暹罗领事送给她的暹罗文识字本，她丈夫过世前的最后一个职位是在新加坡。她的另一只手紧紧地握着她儿子的手，将他拉得很近。她转过身去，日光掠过“纽卡斯尔号”的甲板，投向湄南河流淌的地方，那是一条真正的交通干线，挤满了快速帆船、纵帆船、独木舟和中国的平底帆船。船上飘扬着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几十面旗帜，而北榄堡的硕大壁垒和尖顶，像一个警惕的巨人，俯视着这一切。

“瞧，”安娜的日光转向甲板时，嘟哝道。工人们正在费力地拉动系在一个装盘上的绳索，盘子里装着的一些板条箱和袋子，是他们的。“现在该走了……该走了……”

于是，在路易斯、蒙西和毕比的跟随下，安娜转过身去，大踏步地走下跳板，离开了一个陌生的世界，来到一个更新的、更陌生的世界。路易斯紧紧地握住他的板球拍，好像它可以保护他似的。安娜心烦意乱地环视了一下四周，企图了解一下周围的混乱状况。奥顿上尉说过，这是海关，但是如果确实是如此的话，它不像安娜曾经见过的任何正式的人境港，这是一个宽阔的室外市场，到处都是男人、女人和牲口，而且这一切似乎都在竭力将安娜·利奥诺温斯与她的一小队随行人员分隔开来。

有一会儿，他们似乎得逞了：安娜朝下一望，路易斯不见了。她慌张地就地转了一圈，才看见路易斯站在远处那个摔碎的装盘旁边，听着那些工人在争吵。“路易斯……”

安娜一把将路易斯抓住，把他拉了过去，路易斯伸长了脖子，还想看，并问道，“妈妈，既然这里没有人说英语，这位国王为什么

还需要你？”

“宝贝，因为英国的生活方式就是世界的生活方式。知道这一点的人是聪明的人。”

他们费力地走过一个鱼市，一路上要躲闪着鱿鱼、章鱼和对虾网，还有许许多多安娜以前从未见过的人，其中有少数人她但愿从未警见过。在他们前面有一群人拿着官方文件拼命朝一张桌子涌去，桌旁坐着一个被人们紧紧围住的、皱着眉头的男人。人群挤到他身边，就吵开了——翻译人员、政府督察员、商人，人人都在争论不休，激烈地指着堆在甲板上放着进口货物的装盘。当安娜和她的家人走到跟前时，那些吵吵嚷嚷的商人，一个接一个对他们投去怀疑的目光，偶尔也现出明显的敌意。蒙西也盯着他们，然后朝安娜转过身去。

“太太，不到一个小时‘纽卡斯尔号’就要起航了，过一个月才回来。”

“我保证，今晚我们大家都会睡在我们自己家里我们自己的床上，”安娜说。一个没有牙齿的老妇从他们身边走过，安娜伸出手去想扯扯她的胳膊。“对不起，请问——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马车？”

那妇女茫然地盯着她。安娜翻了一下她的识字本，然后用结结巴巴的暹罗语问道，

“马车？”

那妇女点点头，然后指了指两扇庞大的铁门。安娜微笑了一下，招呼她的一小群家人跟着她。

路易斯像舞剑一样挥舞着他的板球拍。“别担心，妈妈——我会保护你的！”

“谢谢你，亲爱的……”她的眼睛睁大了。“路易斯！小心鳄鱼！”安娜撩起裙子，侧身走过一个用编成的绳索牵着一只庞大蜥蜴的黑衣商人。

“噢哟！”路易斯喊道，蒙西却打量了一下那家伙。

“巨蜥，”他宣称。“我长大以后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巨蜥呢！”

“要是现在不看见它，我才高兴呢，”毕比说。

“妈妈！”路易斯伸长了脖子，看着那商人牵着他的战利品走开。“那是宠物吗？我可以要一个吗？求你了！”

蒙西摇了摇头。“啊！跟紧点儿，小兄弟，否则用绳子牵着的就不只是那个家伙了。”

看着蜥蜴消失在人群中，路易斯沮丧地点了点头。他们继续穿行在市场上。安娜尽量不显出困惑、害怕、或担心的神情，但是要对周围的这一切完全陌生的东西不表示惊讶，那就难多了。小贩们提着一筐筐不认识的水果和蔬菜；关在竹笼中彩色的小鸟；一篮篮鹿角甲虫；像小孩子脑袋那么大的昆虫。安娜搂着路易斯的肩膀，呵护地将他拉在身旁，这既是为了安慰自己，也是为了安慰孩子。

“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说。“这位蒙库特国王？”路易斯耸了耸肩，一心瞧着市场，无心回答。“我听说，过去甚至禁止平民观看蒙库特国王的脸。在新加坡时，暹罗的领事告诉我，他们像神一样敬重他。”

“像耶稣？”路易斯问道。

“不见得吧，”安娜用鼻子吸了口气。“但是既然他希望用西方的方式来教育他的王储——嗯，我想，我应该感到荣幸。”

“他为什么就不能将他送到伦敦去呢？”

“因为这么一来，你就没有机会学习暹罗语了。”

他们找到了一辆出租马车，并且通过手势夹杂着识字本上的几个短语，安娜让人把他们送到王宫去。在一个尚未出现人力车的城市里，在一个狭窄的街道上人头拥挤得犹如安娜看到的河里闪闪发亮的鱼群一样的城市里，马车并不是最普通的交通工具。再说，安娜及其随行家人也不是很普通的游客。

“我想孟买，”路易斯气馁地说。在他的膝上放着他父亲的军帽，那帽子上下垂的羽毛似乎是悲痛的象征，说明他们大家的心情。

“我知道，”安娜低声说道。她用双手搂住了儿子。“我也是这样……”

车外掠过一排排浮动的房屋，这些房屋是建造在运河（klongs）两岸，固定在粗大的柱子上的。房顶是用编织的稻草制成的，其中许多显得又轻又薄，安娜感到很惊讶，雨季的大风居然没有把它们吹走。但是运河至少给人一种宁静的幻觉——蓝色的河水倒映出湛蓝的天空，船首尖尖的独木舟和舢板犹如水龟一般，从水面上掠过。

相比起来，街道就显得嘈杂、热气腾腾。马车和千百双光脚丫将泥泞的街土弄得四处飞溅。到处都散发着鱼腥味，蒸饭用的香蕉叶甜兮兮的味道。路上沾满了红色的槟榔汁。街道上空挂满了一簇簇柔软的鸡蛋花，还有一丛丛芒果树，结满了逗人喜爱的果实——路易斯一看到就按捺不住了，从前，他为了摘芒果，就曾经从车上掉下去过。

“小心点，小兄弟，”蒙西抓住孩子的腰，申斥道。“你要是掉了下去，在那种地方我们是绝对找不到你的！”

说到“那种地方”，他用手指向前一伸，指着马车小窗外的人群。路易斯望了一眼，清醒地点了点头。无数推推搡搡的人群匆匆地从他们身旁经过，走在运河的堤岸上，时不时地，有人看到从马车上向外张望的白皮肤的西方人，就大声喊叫 Farang^①！Farang！

“现在你知道了，与众不同意味着什么，”安娜低声对儿子说。他们呆在孟买的那段时间，令她尖锐地感受到，对待那些肤色、地位或种姓与他人不同的人们的极不公正的。英国领地的那种受到

① Farang，泰语，意为“洋人”。

保护的温室气氛有时是很压抑的,因此,当一位神职朋友给了安娜一本美国作家哈里特·比彻·斯托^①写的激进的小说时,安娜便一口气将它看完了,后来她不仅朗读给路易斯听,还朗读给毕比和蒙西听。马车拐了一个弯,有一小群年轻人从浮动房屋外面的座位上跳起来,沿着狭窄的小路追赶着马车,一边还激动地朝着安娜和路易斯指指点点。“这种感觉很怪,是吗?”

“妈妈!瞧!”路易斯又一次几乎从马车的窗口跳了出去,但是,这一次,连蒙西都大吃一惊。“妈妈!大象!”

“天哪!”安娜倒吸了一口气,用手遮住了嘴。在他们上方出现了一队全副武装的大象,它们排成一列,拖拖沓沓地走过去时,全都没有在意这辆马车。

“啊呀!”毕比嚷道。“我们能肯定,这条路是对的吗?”

路易斯推开了他母亲拉住他的胳膊,又一次将身子探出窗外。在他旁边,蒙西昂起脑袋,想看看由灰色的躯体和华丽的金色鞍辔组成的巨大的移动壁垒那边的景象。

“我们怎么知道呢?”蒙西古怪地朝路易斯眨了眨眼,说。“如果你不是那只领头象,这种景象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马车颠颠簸簸地继续向前行进,车上的乘客都争着要看一眼车窗外的这座秘密城市。几分钟后,他们到了宫门外。

“啊。”安娜耳语似地说。在她身旁,路易斯、蒙西和毕比都没有出声。“哎哟,我的……”

她对此简直毫无思想准备。整个皇宫本身就是一座城市,但是在西方人的眼中,这是比安娜能够想象到的任何建筑更令人着迷、更优雅的臆想中的城市。觐见厅和寺院、亭台楼阁和镀金的圆柱,拱形的门洞以及雕花的山墙——闪闪发光的建筑物向肉眼看得见的二十几条街伸延开去,构成一幅无边无际的远景。塔尖和

① 即美国女作家斯陀夫人,所谓激进的小说就是著名的《汤姆叔叔的小屋》。

柱子高耸入云，下面由大理石雕成的与原物等身的大象支撑着。硕大无比的屋顶状似金色大钟，层层塔尖和锯齿状的高处几层的侧面是金色、深红色、翠绿色的菩提树。到处有上千种奇异的东西：蛇和 kinnarees^① 美女和神蛇；有三层楼高的、怒目而视的护寺卫士，他们的身上嵌满了宝石；木制的寺院舞女以及镀金的狮子、黄铜的肖像以及无所不在的揭路荼^②、毗瑟拏^③ 的神马；长着鹰喙和翅膀的武士。

安娜感到一阵眩晕。荷花和木槿，檀香木和线香散发出强烈的香味；花园中有许多荷花池，大眼睛的 koi^④ 从凤眼蓝下面向上窥视着，长臂猿在它们栖身的古老树木上发出尖利的叫声。形状像蝴蝶和人脸的兰花，还有许多鸟儿——青绿色的翠鸟、爪哇麻雀、红嘴鹦鹉和趾高气扬的孔雀。鸟叫声、锣声、吟唱声和叮当的铃声，风中飘扬着旗帜，穿着金黄色长袍的和尚在街上洒着茉莉花水……

不管他们朝哪里看，人们都在盯着他们。这太过份了。安娜闭上眼睛，双手捧着面颊。马车在她身下颠簸和摇晃着，最后停了下来。

从赶车人的座位上传来低声的暹罗语。“这是克雷拉霍姆的住宅。”

“是的……是的，谢谢你(khawp khum)……”安娜结结巴巴地说。她抓起路易斯的手，鼓足剩下的勇气，微笑了一下。“好了，路易斯，把衬衣拉拉直，这样好一些。蒙西，请你照看一下，让人们将我们的东西先送到我们的新家去，好吗？毕比，请你扶路易斯下车吧。”

① kinnaree, 泰国古典文学中的一种神鸟，上身是人，下半身是鸟。

② 揭路荼(Garuda)，印度神话中鹰头人身的金翅鸟。

③ 毗瑟拏(Vishnu)，印度教的主神之一、守护之神。

④ koi, 泰语：鸭。

他们下了车。在克雷拉霍姆住宅前面的一群和尚停止了手中的活儿，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有的人出于好奇，另一些人则显出猜疑或傲慢的神情。安娜挺起了身子，将一绺潮湿的头发从滚烫的脸颊上撩开。她一言不发地走了进去。

一个门卫正在等着他们，并把他们引上楼去，来到一个露天的工作室，在那里，一排排职员坐在宽大的木桌旁边，鹅毛笔飞快地移动着，他们在抄写信件和备忘录，官方信件中的各种细节。在房间的尽头，有一个人踮着脚尖站着，在拱形门口挂一个绣得很精致的绸子辟邪物。他听到屋内响起了安娜的脚步声，就转过身来，仔细打量着新来的人。过了一会儿，他把脑袋往后歪了一下。

“我在驱除周围的恶鬼，”他用英语解释道。

安娜急促地朝她儿子投去惊讶的一瞥，然后又收回目光，望着这个人。在这屋里，在他们的周围，笔尖在纸上发出的沙沙声突然停止了。

“我是译员，”那人冷淡地说。“好了。你的仆人必须留在这里等你。”

安娜朝她家人看了一眼，让他们放心，然后就跟在那人后面。拱形门内是个极大的房间，墙上挂着丝织帷幕，地板上铺着厚厚的波斯地毯。铜制的香炉中散发出宜人的香味，还有像真人那么高大的佛像和其他宗教雕像。角落里站着几个穿着王室号衣的卫士。

但是这房间中最令人注目的是一张矮矮的圆桌，直径足有十二英尺，桌上铺满了文件。桌子后面坐着一个相貌威严的人，他有着一对锐利的眼睛和一张神气的尖脸，抽着一根长长的烟斗，正在审阅一叠公文。他带着十足的傲慢神情望着安娜，烟雾萦绕在他头上。

“阁下。”译员向前走了一步，然后匍伏在克雷拉霍姆前面。“请允许我向您引见安娜·利奥诺温斯太太。利奥诺温斯太太，这

位是乔·弗亚·克雷拉霍姆阁下，暹罗国首相。”

过了一会儿，克雷拉霍姆继续用敏锐的目光凝视着安娜。她咽了一下口水，等着他说话，然后行了一个屈膝礼。克雷拉霍姆同他的译员用暹罗语匆匆交谈了几句。然后，译员朝安娜转过身去，但身子仍跪在那里。

“先生，你在曼谷有朋友吗？”他问。

安娜双手紧握在胸前，摇了摇头。“不，我在这里不认识任何人。”

译员将这个信息转达给克雷拉霍姆，后者在提出另一个问题前又沉思地打量了她一阵。

“先生结过婚吗？”译员翻译道。

安娜下意识地转动了一下她的结婚戒子。“我是个……寡妇。不过，请问，你是否能解释一下，你为什么称我为先生？”

译员倨傲地望着她。“妇女是不能站在阁下面前的。”他又朝克雷拉霍姆转过身去，后者又用暹罗语说了几句，这些话又一次译给安娜听了。“你丈夫死了多久了？”

安娜迟疑了一下。“二十三个月，”她终于答道。两个男人没有说什么，只是期待地望着她。“他……他曾经是英国陆军上尉。”

译员的神情显得更加傲慢了。“他是怎么死的？”

安娜感到自己的脸一下子涨红了。她作了一次深呼吸，迫使自己保持着平稳的声调，说道，“请你转告阁下，我到这儿来是当国王的大儿子的教师，他没有必要问我更多的私人问题。”

译员迟疑不决地瞧着她。

“请，”安娜用比较缓和的口吻说道。

译员踌躇着朝首相转过身去，后者急促地挥了一下手。

“在暹罗，先生，”克雷拉霍姆蔑视地说道，“为了表示礼貌，习惯上要先问一些私人方面的问题。”

克雷拉霍姆不去理会安娜得知他懂英语而表现出的尴尬和震

惊，又把全部注意力投向他面前的那些文件上去了。译员举起双手，表示告别，站起身来，开始将安娜朝房门引去。安娜突然从他那里转过身来。

“首相先生！我向你保证，我丝毫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不过，到这里来，对我是一种挑战。”

克雷拉霍姆并没有抬头。“他们会带先生去王宫内的住所的。”

“对不起，可是国王答应要在王宫外面给我们安排一个住处，”安娜说。“这是双方同意的。”

“在暹罗，你会学到，一切都要慢慢来，”克雷拉霍姆简洁地答道，仍然不朝她望一眼。

安娜挺直了身子。然后，匆匆地走过心绪不宁的译员身旁，大步走向克雷拉霍姆的座位前，从手提包中取出一封信，塞到首相的鼻子下面。

“我想，这是无法接受的。”安娜用手指戳着那个信封。“这难道不是王室的印章吗？”

译员在她身后焦急地转来转去。克雷拉霍姆对那封信望都没望一眼，就挥手让他走开，然后用坚定的目光转向安娜。安娜不安地望了他一眼。

“坐下，”他命令说。看到她还在犹疑，就大声喝道，“坐下！”

安娜坐下了，就坐在离首相几英尺的一张狭窄的木凳上，安娜感到很不舒服。她坐下去的时候，裙子发出了很响的沙沙声。可是她还要继续盯住她那位傲慢的主人。

“国主要你目前住在王宫里，”克雷拉霍姆厉声说。“先生为什么反对住在王宫里？”

“我有许多理由，阁下。不过，同样重要的是，已经签了合同，而合同是必须遵守的。我有国王的亲笔信……”

她取出了另一只已经揉旧了的信封，因为她一再拿出来阅读，